

佳作

作品：陌生人

得獎者：

李翎璋

李翎璋，一九九〇年生，桃園人。台大法律系。台大後・現代文學社。耕莘青年寫作會。異性戀女生。姊姊。女兒。假龐克。邪教徒。喜歡動物，包括人。崇拜浪漫與愛。

得獎感言

我沒告訴母親我遇到了很多事。街頭抗議，學校裡有人削髮絕食，朋友去世，我卻既幸福又溫暖，常哭，常寫些小東西，寫他，寫很多說不出口的愛。

我沒告訴他的還有謝謝。我賒欠好多人一句謝謝。離開與留下，堅強與溫柔，愛我與我愛的好人，全部的你都是我的圖書館。我想和你們一起生活，我想寫些東西，關於愛，抵禦生活的艱難。



陌生人

母親不疾不徐地上公車的時候，我知道我是不能伸手去幫她拿提包的。

車上人少，晨間六點初，早得連天空都灰藍灰藍，不帶顏色；但今天會在車窗邊看完從清晨到日落的風景，不急著現在看到顏色。

挑了靠前側的位置，母親坐走道側，我坐窗邊。母親從塑膠袋裡拿出早餐，疵疵又叉的細瑣聲音。袋子裡是蔬菜燒餅、蘿蔔糕、飯糰、米漿、兩盒涼麵，兩個人吃，大部分會是我吃。車經站牌停下來，看見路邊有攤販憑藉著攤車前的隔板，躲在後面偷吃自己販賣的食物，攤前沒有顧客。

我隨手拿了涼麵，就著行車的晃盪開始笨拙攪拌。母親笑罵一句，接過去攪拌再還我，剩餘的一袋食物放在她半躺的肚子上，啃燒餅。下車鈴響，司機冷著臉要乘客等車停妥再起身下車，老伯在位置上囁囁坐下。

好久沒搭車了，我說。我一向對於搭車沒有什麼反感，但比起自主駕駛，乘車轉車終歸是一件必須仰賴各種檯面上下的交際的事。上車稱謝，下車稱謝，行程之中與人錯身。能選擇的時候往往自己騎車。

母親一歎說，你小心點哪。這句話從我買機車開始，已經說了兩、三年。我不曾解釋我對於陌生

交際的隱約排斥，母親一輩子都善於處理陌生人的善意，承受或是施予皆然。

下車的時候母親對司機朗聲道謝，司機抿唇，回，慢慢來。慢慢來。他沒看我們，但確實是在對我們說話，因為我們跟前的一位，雙手攙扶手、下每一階梯要十秒鐘，她不需要更慢來。司機基於陌生乘客對緩慢的需求，誠懇地請我們放慢腳步。

下車時母親說這個司機不錯。我則一下車就忘了司機的名字。

前晚聽說開刀拿掉纖維瘤的母親要到長庚回診，母親操著台語說，你橫直無事，要不要跟我走一趟。母親與我的母語都不是台語，她偶爾故意用台語說話往往表示她心情很好，或表示她在開玩笑，或想緩和氣氛。

我說好。

母親說，可惜你弟不在家，不然就一起去玩一天。

我心裡在想，母親比較期待我，還是弟陪她。這個念頭一秒鐘就不見了。

母親頻尿。而且她說她生完之後就一直有容易尿失禁的問題，我不相信，不過沒有爭執過。我對生產之前的母親印象很模糊。

我們在總站向站務員焦急地詢問化妝室。總站是一個只露出服務窗口的小亭子，站務員略有難色

地四下看看，連麥當勞或便利商店都沒有。她看著我們，只沉吟一秒鐘就轉身推開亭子邊的小門說，這裡走進去。我沉默了半秒，母親在那半秒鐘以感激的眼神向站務員示意，直直走進門內。

母親走進顯然並不開放給公眾的空間姿態十分坦蕩。亭子裡開著很強的冷氣，廁所只有一間，沒有公用衛生紙，光線昏暗。

她出來的時候我知道我不能不稍事抱怨，我故作姿態，笑說，真是的，膀胱無力。

於是母親的臉傻笑開來，說，再過幾年要尿壺了。她近身攬我的腰走路，這是她多年的習慣，我也忘了自己是否曾感到不習慣。我的髓骨抵著母親鬆軟的腰際。家人共用更衣室，彼此之間也不介意裸體，每次母親說我可以再瘦一點，我會冷語回敬她。但她在這樣年紀的女人中算是很漂亮的。體形大抵維持得很好，也誠實地保有這個年紀的女性該有的一切疤痕，輕微的富態，漸漸下垂的飽滿雙峰，腹部妊娠的淺痕。

我想著母親胸前的傷口，術後她細心養護，昨晚我為她貼免縫膠帶，傷口比想像中長，貼了五條。母親沒說我也知道我貼得很好，但我也知道她一定會說的。

我暗知母親開口問我陪她回診的隱約窘迫，打定主意不讓母親在今日的路程中對我感到虧欠。我老早就打定主意盡可能不讓母親在任何場合對我感到虧欠。

我大力拍拍她肩膀，說，老媽子還要當老媽子很久，身體要顧好啊。

母親挑眉說，你要顧老媽啊。她繼續說，啊醫生說是良性的啦，再回診幾次以後只要追蹤就好了，放心老媽子還可以操很久，你才沒病都病懨懨的哦。我說，我也有氣喘啊。母親說，那剛出生的事了，我沒親眼看過，不算。

母親在我將近三歲的年底與父親結婚。我其實沒有印象。很小的時候曾經在翻相簿時指著一張父親與一個女人抱著嬰兒的照片興高采烈地問她，我說，你年輕的時候跟現在好不一樣。

我不會再問過類似的問題。我也忘了那一天母親是怎麼回答的。

後來母親生了弟，面容與她如生一模。瓜子臉，淺麥皮膚。家裡一同出門時會被人讚歎地說，你母子倆好像；然後看著我，禮貌地接口說，老大長得像爸爸。其實不像。後來我青春期抽高就愈發不像，不過我與父親其實都不在意。我特別在意的是我知道母親無法不在意。

上午過了接近一半，我們搭上國道公車。母親走在前面，找到並排的座位後示意我先入靠窗的座。母親曾且表示我小時候總是喜歡靠窗座位。我不記得，但不曾與她爭執。我從走道上頗為艱難地擠過母親的身體入座。車開始移動，我看著窗外，後腦勺承受著母親的滿足視線，她的手挽在我手臂上緩慢磨蹭。母親喜歡我。

早餐只剩下那杯米漿還沒喝完，放在杯架大小不合，高高地凸出來，我的手扣著杯子以防萬一。

幾年前與母親與弟在國道公車上，行經一個路面不平時手搖杯的珍珠奶茶翻落，砸在地上，杯口的封膜破了，少許漿液流淌出來。兄弟倆目瞪口呆，母親倒抽一口氣，身體隱約打顫起來。她起身，離座上前怯怯向司機請求支援，司機拿了一條不知原本是何用途的抹布，弟把紙杯子搶救起來，母親蹲在地上一遍一遍地擦。

我坐在位置上看著她的頭頂，便蹲下去搶抹布。母親把我的手打開，我把抹布抓回來，母親怒得哎叫一聲，又打我的手，搶回抹布擦。我把手縮回來，輕輕作疼，無比困惑。

車停站後司機一同清理，母親帶著兩兄弟連連向司機賠不是，司機笑著搖手，母親簡直想把頭點到地上去，司機搖手搖到最後，神情都窘迫起來。

時過境遷，我已不記得母親的表情，但漸漸知道自己在車上為什麼挨打。

我在醫院大廳等待母親。

上回母親第一次求診，我在外念書不在家，弟陪她來，可能也在這個大廳等待。母親後來取笑弟竟然坐在外面猛掉眼淚，成何體統，只不過是個檢查。

弟辯駁，說，那是我問你如果是乳癌怎麼辦，你竟然說那就只好再見，然後就進去了！太過分了！

我居於公允第三人，看看媽，再看看弟，說，媽，真的是你太超過了。

你看嘛，弟說。我的話激得弟再度情緒波動，一邊又眼泛紅絲，一邊說，如果真的是乳癌，你真的就會再見耶……

母親走出診間時看起來神清氣爽。我於是不需開口詢問。

午飯時間拖延了。母親開口告訴我，醫生說復元得很好。她說，說不定醫生是安慰我的，但看人家這樣說話心情就很好。他人真好。

母親看我沒說話，又說，吃飽了嗎？吃不飽再點，沒有關係。

我於是轉頭看向店家的價目表。我知道我是不能同她客氣的。

母親總是說我們倚賴許多好心人的善良過活，凡事不要跟人計較。她一向善於建構陌生人的好心世界，畫分出陌生人合宜的善意尺度，她多付錢給菜市場的攤販老闆且不要找零，不驗算小吃店的結帳金額。她對陌生人抱持巨大的信心，投我以桃，絕不吝嗇。

她的慷慨與友善，我後來覺得，是宣示她對陌生人的拒絕賒欠。

轉上最後一班車，將到家。暮色四合。

我坐在靠走道側，終於視野裡同時是窗景與母親的身體。我上車時堅持走在母親身後，要求母親坐靠窗位置。

我看著窗外與窗內的母親，問，會不會擔心？

母親沒有立刻回答。她轉回腦袋，與我對看。她聳聳肩，說，難免。

她又繼續說，但是能怎麼辦，身體長東西就長了，弄不掉就真的只好再見。

小時候母親替我洗澡，我指著母親私處問，為什麼你有毛？母親好像也是說，身體長東西就長了。發現的時候已經不知道長了多久，相處也習慣了，就比較少想為什麼。

我突然開口問，媽，有懷胎十月跟沒有，有什麼不一樣？

母親定定地看我一眼，把眼光向下移，看著我的鎖骨高度，沉吟一陣。我以為她拒絕回答了，她才開口，說，懷過還是簡單一點。

她的手仍挽在我手臂上，但磨蹭得不安一些。

我沉默了一下，但知道我不能就沉默下去。於是笑說，媽我們很少吵架噢？

母親挑眉，說，是你比較懂事啦，叫你做什麼都好好好的。

我想起母親從小在我與弟之間的分配。我擦桌子與擺碗筷，弟洗碗。出門玩總是我管錢，弟管行李，母親說，各司其職，公平。弟點點頭覺得有理，叮叮咚咚去扛皮箱。母親說不定沒想過這有什麼奇怪，我也一路不疑有他地過來了。

我拍了拍母親的手背。然後手放在母親手背上沒有再移開。

我有記憶以來母親就是母親，但母親不是。爲了讓我們不再是陌生人，她並不介意讓我更予取予

求一些。

下車前，我搶先一步拎起沉甸甸的母親的包，起身走在前面，幫母親繳回公車票，下車。

車開走的時候我的視野裡沒有母親，走了幾步，突然隱約聽見一聲「兒子啊」。

車聲隆隆消失在風裡，我詫異地回頭看著母親仍在剛下車的位置。走過來，母親表情看不出異樣，她上前手臂一挽，摟住我腰。

我還在想著那一聲喚，愣愣地要往前走。

返厝囉，母親語氣輕鬆地用台語說，手伸過來，把她的提包攬回去。

於是我確定是我聽錯了，那一聲不是母親喊的，是一名陌生女子喊的。

非想當然耳

◎愛亞

作者寫的母親總淡淡出現一些「非想當然耳」。一點一滴……

是奇異的天律，像蛛絲，看不清真，但沾黏肌膚立時讓人知覺。兒子再親也是未經懷胎十月的繼子，母親再親也是生弟弟不是生自己的繼母。

但兒子努力將「繼」字抹淡甚至抹去，母親更是又怕孩子誤以為自己不愛他又擔心對孩子不夠好。作者在難為中用小小事件將母子關係描繪、敘述得令人感動，現代婚姻制度的改變，繼母繼子都變多起來，這一篇文章母、子的氣度與愛值得學習。